

#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与美洲华侨

吴金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洲广大华侨在孙中山的宣传教育和热心帮助下，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充分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孙中山在缅怀往昔时，一再赞扬：“华侨有功革命。”

我国华侨，遍布五大洲，至辛亥革命前的1907年，海外华侨已达6,317,389人，其中美洲华侨272,829人，约占4.5%。<sup>①</sup>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鸦片战争后广东和福建的“契约华工”。

华侨出国后，与美洲人民共同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古巴和圭亚那甘蔗园的开发及甘蔗的种植；美国西部的开发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建，等等。美国资产阶级学者莱丹说：19世纪60年代以后，“加里福尼亚的迅速发展，没有中国华工是不可能的。”<sup>②</sup>尽管这样，美洲华侨中占90%以上的劳动人民却过着“欲饮无浆，欲饭无粮，霜欺雪虐，风雨榜徨”的苦难生活<sup>③</sup>，特别是华工的遭遇更为悲惨。如在秘鲁钦查岛上开采鸟粪的华工，因气候炎热，劳动过度，时间又长，每天都有人昏倒，加上监工头子的皮鞭抽打，很多人葬身于鸟粪中。从1850到1860年间，该地共运进华工4000多人，但活下来的不过

数百。只有不到10%的华侨，由劳动人民逐渐上升为中、小资本家。他们的境遇虽比华工好些，但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排挤。尤其在排华恶浪袭击下，他们不但企业和财产要遭严重损失，甚至连生命也难保。极少数华侨大资产阶级，有时也逃脱不了种族歧视的种种迫害。1901年寓美华商司徒芳等五万六千人联合电呈清政府，愤怒控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虐待华侨的种种暴行。电文指出，当地政府：“苛例百出，令人骇绝”，“巡差任意打人，良歹不分，即遭重罚。华人以常疲致死；亦须戮尸”。华侨时有“悬梁自缢，投海自尽，失医致毙之惨者”<sup>④</sup>真是惨不忍闻！然而清政府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对幸有机会“挾资回国之人”，任意安上“通盗者”、“勾结洋匪者”等罪名，加以迫害<sup>⑤</sup>。部分回国兴办实业的华侨，也常遭到国内反动势力的阻挠和打击。加拿大华侨叶恩集在广西开办振华公司，助纣为虐的保皇党则以其“未入党（按：指保皇党）不准招股为例”硬性阻止。<sup>⑥</sup>因此，广大华侨不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和国内反动势力怀着刻骨仇恨，而且深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们切身感到华侨之存亡，随祖国强弱而定。他们热切地希望能有一个独立富强的祖国来保护华侨在外的正当权益，因而爱国主义思想特别强烈。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倍觉国家衰亡，岌岌危殆，“和平方法，无可复施”<sup>⑦</sup>，唯有革命，才能救亡。1894年9月，他怀着革命的远大抱负再渡檀香山，宣传革命，筹划经费，集结力量，准备起义。

当时，“华侨风气尚极闭塞，闻总理有作乱谋反言论，咸谓足以破家灭族，虽亲戚

故旧，亦多掩耳惊走。”<sup>⑧</sup>但经孙中山奔走逾月，到处宣传革命道理，终于得到了华侨工人、小商和爱国华侨资本家共20多人的协助，于同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这是孙中山在华侨中建立革命组织的开始。

兴中会议定章程九条，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在吸收会员的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sup>⑨</sup>孙中山到处宣传、组织，很快增加到120多个会员。

1896年春，孙中山为发展兴中会组织而再度赴美活动。

我国华侨在海外有洪门团体（原名天地会），通称洪顺堂或义兴堂，在美洲别称致公堂，始创于康熙年间，它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又以“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为常规，是一种封建性的秘密组织，总部设在旧金山，分堂遍于纽约等城市。“这些堂口都属于华侨劳动人民、小商小贩的帮会组织，有别于华侨中上层所组织的商会、会馆和会所。”<sup>⑩</sup>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具有一定潜在力量。但致公堂“因距离中土甚远，清廷残虐腐败，仅凭耳闻，无由目睹，且故老遗臣，相继殒落，洪门之微言大义，亦渐沉晦。”<sup>⑪</sup>又当时清廷爪牙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使得一些觉悟较低的华侨受到迷惑而未能觉醒。因此，孙中山这次到美洲宣传活动，并未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由于这种情况，保皇党就乘机在华侨中发展势力，至1903年已达极盛。这时，孙中山由日本再赴檀岛，深感若不联合会党组织，革命工作将是一事无成。因为华侨中十之八、九都参加了洪门会党，会党对华侨下层颇有影响和号召力。“致公堂一反对筹饷，则虽热心者也不敢前。”<sup>⑫</sup>他母舅杨文纳也认为：孙中山1896年游美，成绩不佳，

乃是由于洪门人士以他未列籍洪门之故。于是“力劝总理在檀加入洪门会党，以加强革命之势力”。<sup>⑬</sup>孙中山觉得有理，因而毅然请洪门鍾兆养介绍加入致公堂，由盟主封他为“洪棍”。结果，当他以此身份遍游美洲时，“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sup>⑭</sup>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得到了更多华侨的拥护和支持，引起了帝国主义、清领事和保皇党的极端仇视。他们紧密地相互勾结起来，并趁革命思想尚未广泛传播之机，千方百计地利用致公堂的弱点，不择手段地把堂口逐步削弱或控制在他们手里<sup>⑮</sup>，使孙中山难于在致公堂侨胞中开展革命活动。1904年3月，孙中山由檀岛再抵旧金山后，感到若不重新整顿致公堂，决不能发挥其威力，故向洪门致公总堂建议，举行全美“洪门致公堂总注册。”这一建议得到了致公总堂领袖黄三德和会员的赞同和支持。孙中山随即即为致公堂重新制定新章程80条，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接着，他便在黄三德的陪同下，游遍全美，多方劝谕各地洪门会注册。经过数月，由于保皇党竭力破坏，故成绩一般。但改组后的致公堂，已由秘密结社变为带有革命性质的政治团体；并初步“把革命组织从一群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的小圈子扩大到以劳动侨胞为基础的洪门致公堂爱国群众中去”<sup>⑯</sup>，这为后来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派在美洲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基础。

1905年8月20日，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推动下，孙中山将几个分散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接着，东京本部便屡派党员赴美创建分会，但因受美国移民律限制，不易领取入境护照而未成功。

1909年春，粤、桂、滇三省起义相继失败。孙中山于这年冬再次赴美另辟财源，以

谋再举。他在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地华侨中宣传革命,劝谕募捐,先后组织了15个同盟分会。次年3月,为了加强美洲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他又在旧金山正式成立美洲同盟会总会,并将兴中会的誓词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还把盟书“中国同盟会会员”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sup>⑮</sup>。

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改组美洲致公堂,尤其是美洲同盟会的建立,不但为国内革命运动培养了骨干力量,而且也为在华侨中扩大革命宣传、筹款购械和发动武装起义打下基础。

### 三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sup>⑯</sup>美洲华侨在孙中山不辞劳苦的革命宣传和对改良派的斗争中,深受启发教育,取得不断进步,因而在政治上热情宣传,尽力支持孙中山,促进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终于堕落为行将崩塌的封建皇廷的看门狗。为了扩充势力,他们于1899年先后游美,在各埠华侨中建立保皇组织,胡诌“外言保皇,心实革命”等邪说<sup>⑰</sup>,以假乱真,蛊惑群众。康徒欧榘甲、徐勤等又利用革命派的软弱性,窃取兴中会的地盘和群众,出版保皇报纸,宣传保皇谬论,使许多华侨深受蒙蔽,兴中会会员纷纷加入保皇会,不少骨干分子成了保皇党的“得力之人”<sup>⑱</sup>,甚至连孙中山的胞兄也当了保皇分会的总理。<sup>⑲</sup>

1903年秋,孙中山在檀岛各埠目睹亲手创立的兴中会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痛感保皇党危害不浅,认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成事”<sup>⑳</sup>,于是在檀埠和希伊等城市举行大规模的公开演讲,力辟保皇谬论。他认为“欲

唤起国民不为康、梁所惑,首须创立宣传机关”<sup>㉑</sup>。在美洲爱国华侨的支持下,孙中山着手改组华侨程蔚南所办的《檀山新报》,次年4月又改组1901年由康徒欧榘甲创办的所谓美洲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并以此两报为兴中会机关报,亲自撰文与保皇派报纸《新中国报》展开论战。1903年年底,他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敬告同乡书》,严厉驳斥了保皇党宣扬的所谓“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骗人鬼话;1904年1月,又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报》一文,批驳保皇派的所谓革命必会招致瓜分惨局等谬论;同年10月,还在纽约发表了《中国问题之真正解决》一文,指出“星星之火”必然造成“燎原之势”,清政府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结果,一些原受康、梁蒙蔽的华侨逐渐认清了保皇派的反动面目,纷纷脱离同保皇派的关系,汇集在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下。甚至连康有为的干儿子也倾向革命。<sup>㉒</sup>这样不仅壮大了革命派的力量,巩固了革命派的组织,而且为孙中山在美洲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辛亥革命前美洲华侨以改组后的《檀山新报》、《大同日报》、《大汉日报》、《少年中国晨报》等刊物为阵地,为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肃清“保皇毒焰”对华侨的毒害和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在介绍和翻印国内革命书刊方面,他们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1904年孙中山在美洲爱国华侨协助下,托旧金山《中西日报》“印刷邹容著《革命军》11,000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侨胞,以广宣传。”<sup>㉓</sup>结果,“邹容《革命军》一书传到外洋,争相购阅,一时人心奋兴,舆论沸腾,华侨有志之士,知非追随孙中山先生不足以救国之危亡,于是华侨之革命思想日炽。”<sup>㉔</sup>接着,继《檀山新报》的《自由新报》,又编印了《自由言论》、《人道》、《革命真理》、《扬州血泪》等,

四书行世，侨众思想，愈形开发。此外，不少华侨还从海外带回许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著作，在国内广为宣传。

辛亥革命胜利后，全美洪门华团通电300多封，坚决拥护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清帝退位，共和告成”，侨胞得悉后，“纷纷举行庆祝大会。”<sup>②7</sup>

当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帮助下篡夺了胜利果实，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美洲同盟会支部在旧金山笃顿街西人大戏院举行革命纪念会，指出中国二次革命，孕育着三次之成功。美洲华侨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在政治宣传方面，或在精神上、道义上都予以极力支持。

#### 四

孙中山在回忆他所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各阶层在财力上对革命的贡献时说：“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sup>②8</sup>美洲华侨由于革命组织的建立和革命思想的传播，爱国主义热情受到极大的激发，故对捐资助饷的贡献，在全球各地华侨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1894年冬，孙中山到檀香山发起创立兴中会时，经营畜牧场的华侨资本家孙眉首先赞同，并“自愿划拨财产一部为助。”后因孙中山准备回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募集军资，……去所预算需要之数尚远，为是异常焦灼。德彰（即孙眉）闻之，乃更以每头六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sup>②9</sup>兴中会会员邓荫南，为了跟随孙中山回国起义，“亦尽变卖其商店及农场，表示一去不返之决心。”<sup>③0</sup>华侨广大中下层劳工群众，在接受孙中山的宣传之后，也纷纷尽其所能，捐款支持革命斗争。<sup>③1</sup>在孙中山离檀岛之前，综合美洲各地捐资筹款约合香港银13,000元。

广州“三·二九”之役前，孙中山从南

洋筹款再渡美洲，“到美之日，遍游各地，劝华侨捐资以助革命，则多有乐从者矣。”<sup>③2</sup>其爱国热情之高、洵为海外华侨所未有。域多利埠致公堂变产业32,000元以急应军需。温哥华致公堂、满得科、旧金山、檀香山、纽约等埠也闻风而起，众擎义兴。是役据黄兴、胡汉民海外报告书统计，共支出187,636元，而美洲华侨捐助77,000元<sup>③3</sup>，占全球各地华侨捐款之第一位。<sup>③4</sup>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仍然决定继续筹款，准备再举。1911年春，他走遍了加拿大和美洲东部各地，5月又重游旧金山，在丽婵戏院开演讲会。7月，联合美国同盟会和致公堂在旧金山组织洪门会筹餉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并宣布“缘起”和章程。他在缘起中指出：最近广州‘三·二九’一役为何失败？“实财力不足，布阵未周也。内地同胞，久在苛政之下，横征暴敛，剥皮及骨，遂至民穷财尽，固无从厚集资，而为万全之布置也。故输财饷，以补内地同胞之所不逮，实为我海外华侨之责任，又不能辞也。”希望美洲各地的华侨能“竭力向前，踊跃捐资，以助革命大业。”<sup>③5</sup>接着，孙中山与筹餉局其他三位成员，分途前往美国南北各埠演说。于是，洪门筹餉局“自开始筹饷之日至九月（阴历11月）广东光复为止，共得捐总数为美金144,130.41元。”<sup>③6</sup>“中南美致公堂均有捐款，尤以墨西哥致公堂为多。”<sup>③7</sup>这笔巨款，“于辛亥各省义师之发动，……至有力焉。”<sup>③8</sup>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讨袁运动，美洲“国民维持会所募集饷，至袁世凯死日为止，前后共汇东京本部收者，约日金120万元，其中由于超先生于民国五年归国时亲呈总理者180,000元，实占是役海外南北各地总支部筹饷成绩之第一位。”<sup>③9</sup>

美洲华侨捐资以助革命何以如此热心？洪门筹餉局发起人之一爱国华侨司徒美堂

说：“当时很多人奇怪华侨会这么热心……我想，不奇怪，其实是帝国主义‘教训’的必然结果。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可痛，要泄耻就要捐钱。”④

## 五

美洲华侨除政治上热情宣传、经济上踊跃捐款外，还在人力上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

为了支援国内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美洲华侨就在侨居地对清廷钦差和保皇党的反动行径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清廷钦差伍廷芳1908年到波士顿唐人街，几被华侨喝打；康有为的保皇党党徒欧榘甲、徐勤混入《大同日报》，被发觉，几被送掉生命。”④1910年10月初，清海军事务处大臣载洵贝勒赴美考察经旧金山时，几被同盟会员邝佐治所暗杀。

华侨革命志士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流血牺牲，用殴打或暗杀的手段进行斗争，虽说不能达到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目的，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斗争手段的精神仍是难能可贵的。况且，他们也并非单独以此手段展开斗争，而是将它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1894年，孙中山自首创兴中会于檀香山始，就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而爱国华侨则是他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之一。如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参加者主要是偕同他一道回国的檀香山华侨邓荫南、宋居仁、夏百子、陈南、侯艾泉、李杞、何早等人。宋居仁等负责联络会党工作。陈南、陈清（横滨侨商）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设立机关，配制炸药及制造炸弹等。这次起义因事不密而未发难即遭失败。尔后，邓荫南、宋

居仁等继续在两广一带联络会党，响应1901年的惠州起义和1903年的广州起义。

又如，1911年8月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海外，美洲华侨为了以实际行动推进革命的发展，100多人陆续自动回到香港，成立华侨炸弹队，初拟进攻广州，后闻广州反正而改为北伐华侨炸弹队。该队后又改为营，加上以后相继回国加入的华侨青年共300多人，于1911年冬在下关附近击退了日本舰队的挑畔，把日本侵略军打得大喊救命而逃回日舰。几天后，日舰慑于我国民气高涨的形势，终于无声无息地撤走。日本领事也悄悄溜回南京。

辛亥革命胜利后，由于袁世凯的窃国篡权，孙中山于1913年7月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并号召华侨回国参加倒袁运动。当他派夏重民和胡汉贤在美洲从事组织工作时，来自“餐馆的服务员、农场的工人、猎手”④和“加拿大华侨青年响应了这个号召，有360名青年报名参加革命，组织了华侨义勇军敢死队。他们先到日本受军事训练五个月，基本上掌握了军事知识后，才从日本回国”④，在山东潍县周村继续训练。当他们正要出发进攻济南时，袁世凯突然死了。后来，他们奉孙中山电召，开往上海集中候令。

此外，辛亥革命前夕，美洲华侨经孙中山号召，自1911年至1921年9月，共组织空军回国参战五次。第一至第四次因技术欠精，或组织欠善，或时间过短，均无实效。至“民九九月陈炯明自闽师讨莫荣新一役，张惠长、杨仙逸、陈庆云陆续驾驶飞机轰炸莫军，立功至伟”。他们在广州德宣街督军公署投下的炸弹成为“广州有史以来之飞机炸弹之第一声。”美洲华侨这种杀身成仁、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震动了全球，惊骇了清廷及北洋军阀。

## 六

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美洲华侨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新中国成立后，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了广大海外侨胞的靠山。美洲华侨和全球各地侨胞一样，热爱中国共产党，心向伟大祖国，积极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对发展我国人民同华侨所在国人民的友谊，加强我国同华侨所在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但是，林彪、“四人帮”出自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竟然肆无忌惮地践踏、破坏党的侨务政策。他们炮制所谓“海外关系”是“反动的政治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是“反动的社会基础”等谬论，把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正常书信往来说成是“里通外国”，把华侨的贻家汇款说成是“特务经费”，从而将他们当敌人，实行残酷打击，无情迫害，致使华侨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归侨、侨眷的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才重见天日。当前我们一定要继续肃清“左”的错误影响，同时，我们也坚信，当年受过孙中山教育和影响的美洲华侨，将会更进一步与海外其他地区的侨胞一道，积极支持侨居国的反殖反霸斗争，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与祖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福建、广东两省华侨人数众多，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充分发挥华侨多的长处，正确贯彻侨务政策，搞活对外经济活动，促进我省的繁荣富强，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当时能够做到的事，今天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附注：

- ①《东方杂志》1907年第10期。
- ②莱丹：《美国外交政策史》（王造时译），第366页。
- ③阿英：《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第5页。
- ④胡绳：《美国“教育”中国学生的“友谊”》，1949年9月3日《人民日报》。
- ⑤薛福成：《清除旧禁招徕华民疏》，光绪19年5月16日。《庸庵全集》，《出使奏疏》卷下。
- ⑥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989页。
- ⑦⑭《总理全集》第1集，第871、531页。
- ⑧⑰⑱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26、66—67。
- ⑨《檀山华侨》，《檀山华侨》部分，第30页。
- ⑩《革命远源》。《中国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2册，第38页。
- ⑫《总理全集》第4卷，第147页。
- ⑬⑲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第92、97页。
- ⑮⑴⑩《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1963年中华书局版，第235—236、233、234页。
- ⑯陈其瑗：《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的革命活动》，1961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 ⑰《列宁全集》第5卷，第336页。
- ⑱毛文明述，邓慕韩记：《纪癸卯总理重至檀香山事》。
- ⑳㉑《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第2册，第214、223页。
- ㉒《总理全集》下册，第22页。
- ㉓胡去非：《总理事略》，第48页。
- ㉔《开国前美洲华侨革命史略》《建国月刊》第6卷，第4、5期合刊，第8页。
- ㉕⑳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394、390页。
- ㉖《中山先生全集》下集，第674页。
- ㉗㉘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27页。
- ㉙ Nina Brown Baker: 《Sun Yat Sen》，1946, New York, P. 95.
- ㉚《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1页。
- ㉛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第808—809页。
- ㉜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35页：当时收到海外各地义捐共157213元。”
- ㉝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58页。
- ㉞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238页。
- 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81页。
- ㊱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58页。
- ㊲司徒美堂：《我痛恨美帝》。
- ㊳马湘：《忆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
- ㊴赵锦芳：《马湘谈孙中山先生的生活片断》。《侨务报》1956年第2版，第7页。